

期待您的光临 ☪ ☆ ❁ 🍡 🍡 🍡 🍡



老街和菓子店 栗丸堂 1

似鸟航 / 著
和水 / 绘 郑重 / 译



栗丸堂
甘味処



[日] 似鸟航一 / 著 [日] 和水 / 绘 郑重 / 译



期 待 您 的 光 临

老	街	1
和	菓	子
栗	丸	堂

[Redacted white box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期待您的光临:老街和菓子店栗丸堂. 1 / (日) 似鸟航一著; (日) 和水绘; 郑重译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500-1692-7

I. ①期… II. ①似… ②和… ③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3008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6-0003

原著名:《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下町和菓子 栗丸堂》, 著者: 似鳥航一, 绘者: わみず, 日版设计: 鈴木亨

© KOICHI NITORJI 2014

Edited by ASCII MEDIA WORKS

First published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、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
书名 期待您的光临 老街和菓子店 栗丸堂1

著者 [日] 似鸟航一

绘者 [日] 和水

译者 郑重

出版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蓉

特约编辑 徐嘉悦 马佳林

美术编辑 罗智超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张 6.8125

字数 121千字

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25.00元

书号 978-7-5500-1692-7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7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这里是东京的浅草。

橘子大街（注：位于浅草寺周边的一条商店街）上，老街的人们来来往往。大街的一隅悄然坐落着一家和菓子店。


红褐色的门帘上苍劲洒脱地写着：甘味处（注：销售日式甜点的饮食店）栗丸堂。

这是从明治时期传承了四代至今的老店，兼营小规模的和菓子茶馆。

进入其中，迎接您的将是摆放在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和菓子。朴实却多样的造型，加上高雅的色泽，一定能让您食指大动。然而，出品还不止眼前这些。

这里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。

在这家店里，您既有可能度过闲适惬意的时光，也有可能经历令人诧异的事件。

	第	一
豆		章
大	福	



十一月的天空中飘着延绵的带状云。一名男子走在午后的橘子大街上。

他叫栗田仁，是一名仪表堂堂的黑发青年。

细长的脸上嵌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，身穿毛绒军式夹克，双手插在裤袋里。

偶尔会有几个看似品行不端的人向他迎面走来。与栗田目光相遇时，不知为何他们都点头示意：

“栗田，辛苦啦！”

“你也辛苦了！”

“嗯。”

招呼的方式与此情此景格格不入。栗田敷衍过去，继续前行。

这里是浅草，是洋溢着老街独特风情、有着古老优良传统的街区。

这里在江户时代发展迅猛，至今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昔日的风貌，是东京具有代表性的繁华地带。

街道别具一格，热闹且多样。许多经过时代洗礼的老店散布其中，像是以“电气白兰”（注：日本制洋酒，将包括白兰地在内的各类基

酒混合成酒精含量40%的调酒，饮后会有触电般的感觉）闻名的日本首家西式酒吧，以及文豪光顾过的荞麦面店等。

虽说如此，当地的居民却丝毫不会装腔作势。

反倒是往日的人情温暖保留了下来。例如，有游客问路的话，有人会郑重而热心地指路，还有人会迫不及待地说上一大串。

栗田虽不是游客，但也曾有过在这一带的便利店避雨时，素不相识的店员借伞给自己的经历。

人与人之间动辄消失殆尽的情谊，如今在这里还存活着。

栗田打理的店就坐落在浅草的橘子大街上。他刚结束迟来的午休，正在返回工作的路上。

路的前方，瓦片房顶和沉稳的红褐色门帘渐渐映入他的眼里。

店子挂着的招牌上写着“栗丸堂”，这家和菓子店兼甘味处，是从明治时代经营至今的老店。

栗田绕到店后面，瞥了一眼吊挂在店铺侧面的柿饼，便从员工出入口进去了。

里面是一间传统的小作坊，充其量也只容得下几人在其中走动。豆子独特的香味淡淡地扑鼻而来，使人心情愉悦。

四周的架子上摆放着有些年头的锅具和各种筛子，旧式的双槽洗涤台紧贴墙面，商用捣糕机则安放在房间的角落。

作坊中央放置着一张大型不锈钢案台，一名年纪比栗田小的师傅——中之条正在台前工作着。



桌子上散落着用于制作和菓子的剪刀以及三角刮板等工具。

“嘿，栗哥，这么早就回来啦？”

“吃个午饭而已，能要多久。”

看到中之条的工作似乎告一段落了，栗田便冷冷地问道：

“你这边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啊。虽然好像有点自夸，但自我感觉还不错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中之条是三年前开始在这店里工作的和菓子师傅。

他初中一毕业就开始当学徒，今年才十八岁。虽然只比栗田小一岁，但天真无邪的性格使他看起来年纪更小。

他穿着与平时一样的白色厨师服和日式厨师帽。刚做学徒时他留的是平头，栗田继承店铺后，他便把头发留长烫卷，还染成了亮茶色。

中之条本性认真，不过也有不少轻率的地方，性格上挺好相处。

“在哪儿呢？”

栗田想看看他所谓的杰作，但一走近中之条，就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
“啊，这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栗哥别开玩笑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”

“藤壶（注：甲壳类海洋动物，顶部形似火山口）？”

“怎么会呢……冬季风物里怎么也不会有那种东西吧。”

中之条从上午开始就一直在下工夫，练习制作练切的冬茶梅。

所谓的“练切”，是把豆沙和求肥（注：制作和菓子时常用的一种外皮，将糯米粉蒸好后加入白糖或麦芽糖揉制而成）合而为一，揉好后再做雕琢以表现四季风情的新鲜和菓子，多作为茶席上的主要甜点食用。

这样的糕点可观赏可品尝，因此做练切的造型时，需要同时能呈现出美感的技巧。

这个季节的练切，主题多为能让人联想到下雪或者春天的事物，如被雪覆盖的松树、冬茶梅、红梅等。

中之条在这一方面的综合技能还不成熟，所以一直主动练习，成效却不尽如人意。

出自他之手的练切，花瓣歪歪扭扭，一点也不美观。

刻意求工的结果一目了然，因此，他的作品看上去才缺乏美感。

“做这类造型是有诀窍的。给我。”

栗田在洗涤台洗了手后，接过三角刮板，开始对练切进行修整。

“哇，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！”

中之条瞪大眼睛。

“花瓣的尖端必须再修得流畅一点。过程要快而不着力，手的热量一旦传递到食材上，造型就容易垮。”

作为和菓子师傅，栗田的手艺相当出众。对于自己的技艺，他



本人也充满自信。

中之条死死地盯着栗田修整过的练切，呢喃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如果能把中间的位置这样修平整了……嗯，不愧是栗哥。栗丸堂第四代店主的谆谆教诲，什么时候都是那么clear又那么critical。”

“少来，夸奖的话就省了吧，我消受不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家伙别左一个‘苦力’右一个‘苦力’（注：“栗田”的“栗”日语中发音为“kuri”，以上两个英文单词的词首发音与之相似）的，找打是吗？”

“岂敢岂敢！”

中之条报以爽朗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从店铺那边传来了声音：

“哟，小栗。回来了吗，小栗？”

“啧，都说了别成天‘苦力苦力’的……”

赤木志保拨开房间入口的门帘，进到作坊里来。

志保二十几岁，五官标致分明，是个精悍干练的女生，一头染成深茶色的长发分成几束，随性地编成辫子，扎在后脑勺上。

志保是栗田在半年前开始雇用的兼职员工，现在是接待客人的主力。

她既负责接待客人，又收银，还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，有时还充当和菓子制作的助手，因此是店里不可或缺的一员。

栗丸堂除了店面销售和菓子之外，还兼营和菓子茶馆。

菜单上供应的和菓子和店里销售的并无二致，茶座也就约摸

二十个，算不上规模，但只靠栗田和中之条的话，还是应付不来。

所以，目前栗丸堂的分工，是由志保负责茶馆与和菓子销售，两名师傅则在作坊里负责制作。

只是最近来客很少，店里门可罗雀。

志保灿烂地一笑，露出双唇间的虎牙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说正经的，有客人说要见你。”

“见我？”

“一直在店里等着呢，快去吧。”

“什么啊，招呼都不打就跑来了，有没有常识啊……”

栗田搔了搔后脑勺，走出了作坊。

*

栗田的父母，即使是在整个浅草，也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糕点师。

他们在栗田还小的时候就教他技艺，期待着他将来能继承家业。

栗田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，但到了初中时期——也就是青春期，便莫名地开始觉得那是强加给自己的义务了。

他倒也不是有其他心仪的职业，只是想由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罢了。

栗田如实地将想法告知了父母。意外的是，他们竟然没有反对。



父母的回答是，高中大学毕业了，先在社会上磨炼一下也不迟。

对于通情达理的父母，栗田不知为何感到些许焦躁，同时也与和菓子保持了一段距离。

后来，他将内心的烦闷发泄到当地一些小混混身上，不料却卷入激烈的纷争中，最后还被他们推选为老大，掌管一切。当然，这都是些鲜为人知的老话了。

高考前，栗田和他们彻底断绝往来，最终也勉强考进了大学。虽然算不上快活似神仙，但优哉游哉的大学生活从此开始。

然而，在一年前——

父母突然因为交通事故离世。

据说是两辆旅行车相撞，所有人都当场身亡。

一时间栗田一筹莫展。他尝到了胸口被开了一个大口子的滋味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一个月后，他对今后的发展做出了决定。

也算是为了父母吧，他不能让店铺倒闭。他决定重归经营和菓子之路，作为栗丸堂第四代店主奋发图强。

栗田向大学递交了休学申请，进入了糕点制作的技校学习。

得益于儿时父母的灌输，栗田在技艺方面反而胜过老师。学习了一段时间后，没过多久，他又改成了远程教育的形式，再后来，他就开始向中之条了解工作的流程了。

虽然当前还没有必要，但为了证明作为专业师傅的高超手艺，

栗田打算找个时间去考取糕点师的资格证。

半年前，一直处于歇业状态的店铺终于重新开张了。

浅草一带的邻里有着深厚的交情。父母在世时就有来往的常客们为此一同前来道贺。

然而，现在的销售情况不容乐观。把账本一比较，发现还不及黄金时期的一半。多亏了家底，眼下还撑得过去，但毫无疑问是每况愈下。

如何才能破茧重生？

当下也只能老实地精进手艺了吧——栗田一边平复自己焦躁的心情，一边常常这样自我劝慰。

*

“嗨，阿栗！好久不见了！”

栗田从作坊出来，见到不速之客，不由得眨了眨眼睛。

坐在茶馆窗边的位子上等待着栗田的是八神由加和同行的人。

由加把手肘支在桌面上，双手握着茶杯，正喝着焙茶。

“什么啊，原来是你啊。”

栗田嘟哝了一句，咂了咂舌。由加不高兴似的撇起了下嘴唇：

“别咂舌啊，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！”

“啊，我为什么要高兴啊？”

“因为……算了。话说阿栗，你最近还好吧？”

“凑合吧。”

“你还是老样子，没点好声好气。不过没变化比什么都强。”

说这话的由加，自己好像也没什么改变。

她今年十九岁，今天穿了一身得体的黑色套装。她充满活力的丹凤眼配上蓬松柔软的卷发，颇有韵味。

栗田和由加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，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。

小学时曾发生过餐费的偷窃事件，由加一度成为怀疑的对象。

其实还真是由加偷的——蒙在鼓里的栗田却护着她。自那以来，由加便总是不离左右。

高中退学后，她曾在出版社兼职，因为天生脑子好使，最近好像华丽转身为美食杂志的撰稿人了。

据说她的策划和文章口碑都不错，有时到店里后，她会像在自我炫耀一般，故意把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杂志落在这里。

今天恐怕也是为此而来的吧。由加脚边放着估计是采访用的大号相机包。

栗田把脸凑向由加：

“怎么，今天是来讨论工作的吗？”

由加对面坐着一名男子，他身形矫健，穿着笔挺的西装。

他看上去五十多岁，黝黑的皮肤看起来既显活力又有威严。

由加莞尔一笑：

“不是啦，和工作无关。他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今天来是有事找你商量。”

“有事商量？”

眼前的男子向疑惑不解的栗田递上名片。

“初次见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的是外语，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文字，总之不是英语。

或许是注意到栗田惊讶的表情，男子急忙拿出另一张名片。这一次上面写的是日语。

“田边公夫……圣保罗食品有限公司，董事？”

栗田扬起脸，盯着对方问道：

“我有点不清楚状况，你要商量什么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不管怎样，栗田注意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虽然店里当下客人寥寥无几，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涌入。

于是，栗田把两人引到了里面的会客间。

这是一间小巧玲珑的日式房间，地上铺着榻榻米。这里是与店面完全隔绝的居住空间，中之条和志保如无必要也不会进来。

三人围着矮茶几，坐在座垫上。

“哇啊，柿饼啊。今年也到了吃这个的季节……”

由加看着窗外，带着怀念的语气嘀咕道。



屋檐下挂着的柿饼与蓝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反衬出鲜艳欲滴的橙色。

“一直都是一到这个时节就有呢。那些现在是阿栗你来做了？”

“除了我，还有谁会去做呢？”

“倒也是。”

“反正难得有柿子树，毕竟也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吧。这一方面也得老老实实在地继承下去嘛。”

“哦？你还挺一丝不苟的嘛，人不可貌相啊。”

“别笑得那么恶心好吗？说正经的——”

栗田把话扯回正题，田边清了清喉咙，开始诉说起来——

“我此前一直在巴西。”

栗田小声地跟着说了句“巴西”。

“时隔二十年才回国，所以就拜托由加带我逛逛日本。我听说她因为工作原因，非常熟悉东京。”

“田边先生，相当于是我婶婶的父亲。”

田边和由加互看了一眼，彼此点了点头。

栗田想着：这话听起来恐怕会有些复杂了。

“那是二十年前的冬天，恰好是泡沫经济破灭的时期——”

田边突然望向远处。

“我的父母被自己曾经信任的人所欺骗，因而不得不替人还债。”